

幼學堂文稿

幼學堂文稿目錄

卷五

池上菊賦

牽牛花賦

香櫟賦

瘞鴟鵂賦

邵貞女贊

朱義娥贊

費孝子贊

殷節母述

清旌表金貞婦龍氏墓版

黃香涇孝廉哀辭

徐孝子傳

潘節母李氏傳

節婦沈孺人傳

族譜論

保甲論

說劍

書陳祥道禮書後

書王氏玉海後

書黃石齋爲周忠介公神道碑手稿後

義塾附祀先儒議

馬氏祠伏波將軍議

寧國縣知縣宋贈直華文閣趙與樵暨縣吏贈武功大

夫楊義忠祠議

書酒間錄事卷

祛瘡文

屠孟昭哀辭

劉猛將考

陸女君淑哀辭

卷六

漢書疏證序

後漢書疏證序

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水經注疏證序

劉文淇左傳疏考證序

太平周恭節公文集序

惠氏左傳補注後序

寧國縣志物產風俗序

香涇遺詩後序

黃墟感舊集序

董太翁七十壽序

注王荊公全集序

三國志補注序

畫中九友記

乙亥石樓遊記

竺林菴碑記

吳氏先世遺事圖記

馬氏祠堂記

西磧桃花記

印心菴記

吾與菴鐘樓記

徐節母寒燈課子圖記

木瀆桂隱園記

木瀆吳氏家祠記

卷七

答包慎伯書

答潘望之書

與黃修存書

答許鳧舟問庶母祖庶母服書

答陸祁孫書

與周保緒書

答董琴南書

再答董琴南書

與友人書

壬午歲與董琴南書

答屠孟昭書

與劉孟瞻書

上潘副河書

復董琴南書

卷八

處士許君墓碣

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屠

丈墓誌銘

許上舍生母孫孺人墓碣志

清故揀選知縣辛巳科舉人包君墓誌銘

登仕佐郎吳縣光福司巡檢胡君翔九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天長縣知縣申汝慧行狀

敕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周君墓志

許上舍副室汪氏碣銘

朱玉友妻汪氏墓表

附駁金石萃編條記

幼學堂文稿卷五

吳縣沈欽韓文起

池上菊賦

水魚尾兮清漣山礬頭兮平遠上下洄之居東西瀼之屯

集韻杜本切

一竹當門七松爲捷玉斧之孫于焉息偃心太平

兮坐忘窩安樂兮行坦陳局露初攜琴星晚厨分調水之
符寺送借經之板梅亞月而吟殘鶴廳風而夢穩坊琢玉
而禽和集聯珠而花卷討春則睡草布莎休夏則坐魚脩
醖辭戰秋而勲策管城課餘冬而雲吹粉本朝暮之風隨
人今舊之雨滿眼此固聲叟之山栖可略于退士之筆宛

也則有女几之秀可餐甘谷之流不散含五美而摘辭當
九秋而開宴餌玉筍之方榮把東籬兮獨棍癖有甚焉興
真不淺于是招溪友以載苗督園官而除疇榮橘奴之羨
緡補梅妻之空窵臥穎兮杞莖烟腴兮雨癯廟土分盆汲
泉接筧剝筵笾兮縛杞薤苳尊兮糞菱殊彙同莠詭名異
撰馬膾乞種於姜夔花衙移根于朱勔庚辛之戶遍訪丁
卯之莊無屨風月平章之餘朱紫中正之選千叢茂于羅
含百甕勤于陶侃旣而天隨之葉已莎子美之蔬堪撚潔
醅奴以自勞鉞酒魔而引滿效山家骨董之羹具老圃盤
遊之飯

依韻會白居
易詩用此韻

雅思北郭之盟不覩南鄰之伴乃來

告曰繁橘香兮酒熟將抽豪兮授簡一束之贈久要重陽
之會再展余乃泛搖碧之齋造來禽之館蘋黃白而帖鎖
樹丹青其成繖時則秋露初乾朝曦正晁驚爛漫兮滿庭
紛萎綬兮布晚薩蘆薈熒熒黃蔭焜堦爛爛英鱗鄂扶

部滿切

濯四照兮玉榮鑠五光兮金鈇銜朱蒂兮脣櫻照紫

韃兮頰煖蕤鬢鬢兮若鳳帚之將簪綢蹙臙卷兮如松
釵之交嬈靨注的而小妍釐步搖而高顛葢香東罍西所
莫喻而批紅判白所未辨焉酷郁魂魂繁穠纂纂吹蜚夢
而霜蘇颺蟲絲而風喘間秋樹而吐幽掩素屏以流眄泛
金盞以橫波錯銀釭于盛鬻穠銅井之餘青澹吳淞之一

幼學堂文稿

卷五

二

翦霞繞髻而成臺煙橫眉而迎輦相看黃葉之邨遙指白
雲之巘偎瘦影於涼蟾抱芳心于密蘭試銀葉而微磨恐
背燈而偷泣迫寒夜之相憐慰窮秋之如洗遂乃烹伏雌
于雞栖擘尖雄于蟹簞炙韓羊三弋五卵招紅友之九
醖卷白波而一洄灑竹葉之墨六續松明之燈續嚼數斗
兮旣玲瓏插滿頭其猶繾綣此樂何極斯遊殆緬其追汐
社之朋簪兼謾莊之文苑乎主人應曰唯唯吾子之歸緩
緩吾方撰澤民香圃之圖繼良輔金蘭之款子其抒情于
芷秀藥華滌筆于冰甌雪椀陋鍾會之玄鳴軼潘尼之繁
轉然而張百杯之興易窮溫八吟之事都嬾雖酬鄧牧之

古琴終愧江淹之禿管

牽牛花賦

商飈襲人白露暎天山橫寸碧水曳孤煙秀草駢玕積苔
封錢履紫微濕秋心悄然縷生衣之縹緲擁紈扇而纏綿
至夫藥欄棠徑蘭畹芝田靡不稠稠綠暗醖貯紅蕚憶華
艷兮一夢傷綺羅兮百年乃有離綻支眉垣歆絡腹牽蔓
髮旌裁天袿縠裏裏抽莖瑤瑤瑤敷萼肌薄退紅臚淳曼淥
憐爾淒清嫣然幽獨未傍瑤簪寧窺金屋訴秋思於青娥
似小家之碧玉接藍更暈翦纈還齊含蘅含蕙如笑如啼
乍開乍歛月東月西偎青蟲之切切顧黃蜨而依依橫陳

素宇交影明漪豆花則野容一簇桐葉則怨句孤飛或乃
急景辭暄晚烟樓澹白雨紵採西風亂颭予美亡言他心
豈感剩蠶啼兮緒長停蛾膏兮睂歛瘦圍束素之習冷卷
流黃之簾秋影伶俜秋英靄晻映草棘而增妍效羅衫之
微慘將閉房兮霜露滋尙凝碧兮天水染亦有負進聘錢
屏居河渚不羞沐犢之夫終待乘鸞之女璇室停機銀潢
案戶何小草之柔榮向涼宵以延佇孤客早行曙星晚墮
邈秋蒂之易離傷匏瓜之獨處重日委荒野兮寂無人石
砢砢兮蔓榛榛雖託榮於庶草惜不舒耀乎青春又系曰
摘疎花兮比瓊枝插銀梳兮媚我儀點螢光兮願自炤舉

蛛網兮不成絲請看斷腸花持底容顏十二時

香櫞賦

并序爲宣城朱令作

稽含草木狀云鈎線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蘆朮此香櫞之始也韓氏橘錄附三種曰朱欒曰香欒曰香圓然其所言物狀皆非香櫞或是佛手柑之類李時珍本草皆并入柚條又誤矣今時植園圃置几案以爲常玩宣城朱明府益畜一本結二實獻春出諸庭其一暴落而留者浸大雨漬日炙卷然纍垂金苔麗翠古鼎轉綠色如苞膚則加敲明府異之意爲家慶作圖說見貽余愛李贊皇詠物諸賦澹雅有致效其體作焉

稽汎洲之異品備園官之別錄具檀藥之魁奇含醢醕之
淑都色薤齡而鍛金膚脂凝而刻玉嚙清芬于酒碧燈紅
駢大實於橙黃橘綠映江日而猶寒出煙林而低簇于是
殊土分包掌于墨綬橘官令
六百石霜露初酣青黃雜糅負布囊
而見珍薦金盤而不剖擬橙香于枕前鏤象生于女手山
家清供或侑二杯貴戚豪筵別資三缶饒樸面而常豐陳
雕几而耐久乃若碩果僅存孤根特異漚雨不損其昌丰
猋風彌成其相綴當楓菊之競渲與竹柏而交翠若苔蘚
之延緣比土花以漸漬襯麴塵之衣袿皺黛螺之眉地此
經歲而再榮效膚果于循吏彼夫柑有合歡橘稱同蒂豈

事出于偶然乃福基于所試抑聞旣醉之頌云女而兼乎
士行子乃生其賢智觀家門之錫美實母儀之招致故勤
恭勗乎文伯平反戒乎雋生究諸產祥降嘏獻珍挺榮嘉
瓜連畝甘露流莖善則歸親爲孝子之義慶及其母亦詩
人之情庶其博慈顏之一笑譽嘉植于中庭乎

瘞鸚鵡賦

繁珍禽之委蛻深怛化于幽人選淨土而歸骨指嘉樹而
棲魂想妙蓮之舌在倘舍利之光存烏啼則空悲夜月鶯
囀而俄換青春于是香稻猶殘金籠欲墜隔簾無嬌姹之
聲遶樹多啁啾之類委花徑之落英斷隴山之來使梨雲

散而不見雪衣沈煙裊而祇來倒挂夫其慧心得憐佛根
素可感一昔之攸栖種數乘之勝果宜乎作頌分斑首之
香相思寄紅豆之顆者也

邵貞女贊

并序

錢氏名某吳縣穹窿村田家女也幼許字邵氏子年十五
其良夭貞女負薪歸聞信泣告于父曰乞兒此身於邵父
甚憐之而知其意不可違竟許之卽日奔喪吳俗未婚者
臨夫喪則奉魂帛爲匹偶設對醬合匏一如平生是日貞
女成禮村之婦若女觀者皆掩泣不忍視父老傳相誡教
耳目間企其不及而羞其故爲一鄉之風自貞女詩之而

化於善矣貞女旣長撫夫之弟子爲嗣幽獨弔影歷四十五年如其奔喪時晚年家益貧剝麻考縷兩目盲猶弗輟乾隆乙巳歲大疫貞女亦遭沴而卒子孫業農無力請表閭又不能接賢士大夫爲歌詠其事隱翳弗橫者數十年貞女自遂其志無所憾亦何以風於當世哉其外甥吳茂才荀鶴傷之作古詩三百四十字闡其幽并告能文者以廣於傳余據其大略爲之贊曰

婉孌童婦苦節永貞勉爲高行感槩天情古也奔喪今則終焚桃湯旣浴曲顧無形不歌而泣易經於纓春風弗入孤月常清曉曉芳年冉冉華髮腴卉霜嚴不見啼血樵牧

雲深難尋貞關閭史弗彰圖經未筆迪志何虧風善奚率
吾黨盡焉以存慰歿

朱義娥贊 并序

義娥名某寧國東鄉人舉人朱元鼎之季女晬失乳乞養
于其戚仙大葵家仙次子名孫柳生三歲矣仙母保抱字
哺與孫柳等憐均寵朱氏許以女配孫柳孫柳稍長知女
當爲己婦益憙女呼孫柳爲小哥兩人益親愛亦不自知
何故也甲申歲春孫柳與女皆出痘孫柳將不起母密移
輿阼死不敢哭女向瘡昨問仙母曰小哥安在久不聞聲
且阿家有淚痕何母知不可抵曰小哥死矣女噉然曰小

哥死兒安用生自挾其痘痂血殷中帶仙母益哀之曰兒
母自苦慰藉者百端女不省曰爹命兒妃仙家小哥死生
共耳遂不食死年十歲贊曰

蘭根孕芳玉璞含堅天鍾孝義不俟長年禪矣淑姬生而
屯艱呱呱懷裏啞啞堂前變彼掌珠姻家仰哺芷秀藥華
鳳嬌鸞姪玉雪堪念松蘿遂附竹馬相呼繡鞦初度銀鹿
在室玉燕在筐蹇修紹述薄頰清揚我儀人偶心指蒼浪

如何不佑一死一生

同傳毅
舞賦叶

始憐同病隔帷共俛屬息廻

臚呼晷寂耳阿家撫摩小哥已死握拳叩心兒無生理阿
家拭淚兒勿如此列媛貞姜兒非其齒終爲我女施璫上

笄金玉條脫繡袜羅衣爲女結衿遣女善歸女也搖首乞

我櫬材

衣韻
會叶

斑斑者痴瑩瑩者淚一溢絕咽不斟求斃赤

豹文狸相追遨戲入室雙空封坏並瘞聰如章女孝若曹

娥鬱生昭節荀灌提戈

陸鬱生荀灌
年並十三

羈卬是同義烈靡宅

禮不俯就人謂斯何令尹儒官繼聲善歌樹爾芳懿以厲
俗訛

費孝子贊

并序

孝子名榮春字芳園湖州府烏程縣人父承家縣學增廣
生孝子生七歲父以貧出遊流浪江湖無適主孝子依母
馮氏食貧盼父七年不歸年十二能爲童子師資修脯養

母居一年奮然欲尋父固請於母以必得爲程母初難之
度意不可回則流涕遣之乃率錢二緡留一緡資母旣行
惘惘無所詣則念四川爲樂土鄉人多僑焉遂規入蜀跡
父溯江達漢陽同舟王叟憐其小詰鄉族及行故太息久
之日吾曩遊辰沅聞有貴鄉人費山長者貌甚與子類得
母而翁乎孝子額手謝遂渡洞庭過長沙資斧絕褫衣市
不託懷之徒步躡蛇虎跡厯谿洞千闌十餘日至辰之鳳
凰廳其同知潘孝子鄉人也遭隸導之至鎮尊書院則其
父在焉相持哭父曰吾前後寄書屢矣不一達者何竟奉
其父歸孝子長以國子生治奏牘幕府所得鶴俸汲汲以

甘肫養親親歿營葬以市質劑買輓轎陶家陶者過期不
取久而市肆亡陶家以質劑還孝子責庚見錢人謂陶家
以媮不直可無償也孝子曰然不可以葬吾親俾折閱卒
償之孝子行誼可述者多不著著其孝云年六十有六卒
贊曰

茫茫四海揭鼓安追至誠一發神動天隨一瓊如鎮一叟

如著欲欲孺子零丁獨齋

戴良有失父零丁

箒伏蛇虎洞狙獼猺

豕豈干闥鳥窠石礪曰親之故百怪不殫瘴癘毒滯蠱飛
魘嚇橡栗不充霧露實舍曰親之故百疾不嫁心之精誠
若期而迎意之洽恰若番而更既造其庭宛然在屏阿翁

驚喜嗟我孺子怪何志膽間關及此行誰爾伴息誰爾止
識爾苦辛視爾衣履孝子誼日遄請父邁子父盡離阿嬰
益癯兒有天幸雖勞不殊千錢儲家難持半歲昔也單出
今則雙歸州閭歡歎萬迴可希武陽豎子何足庶幾請歌
東門百歲鋪糜出生入死天涯地角雙手扶將尊章入目
矧在寢門事胡不篤宸委餅果盤溢魚肉直至桑榆不憂
羸縮二親嬰鑠罔敢遠行二親徂謝那具宦情祿不逮養
畢志幽貞覺授所編廣濟所述師覺授蕭廣濟撰孝子傳見隋經籍志高行
鬱然奇觚罕匹表閭旌墓曠世一出况遭明盛栖遲不業
至孝有科卓行有徵高可銀艾下亦弓旌顧俊不廣民俗

幼學堂文稿

卷五

何興式揚芳烈歎息撫膺

殷節母述

欽韓

與節母同里孰聞其貞義及聽吳茂才說之也益詳

竊歎節母臘逾八十及抱遠孫

遠本字常選
故依其訓

壽不爲不高

耻不爲不厚迄茲百年曾不得邀旌閭之寵而學士大夫
善文辭揄揚人者略不一及何邪貧故也考禮與律婦人
夫死服喪三年而嫁不終喪去爲不道不願再適者從其
志扁表之蓋不强其所難而又深美其所尙著于經籍達
于憲章無限戶之上下終焉有力者多蒙其數貧弱者皓
首沒齒不與焉原其瀕于孀嫗大家碍于勢又易以養而

貧弱者或嗤其惜不知變窮餓以待丁推案難易懸絕而或顯或晦不與令文相應蓋自鄉官廢而賢不肖雜糅于無所別于是睎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怠盜賊滋刑罰煩職由此也古之牧民者曰養且教也文學議生皆自辟召親之則秩于精賢之則貢于章不肖者力繇役長貧賤不敢望焉一鄉一亭匹夫匹婦孰敢不勉于善司其養且教甚易而周也如此今之宰百里日以餽爰書修竿牘追呼鞭朴爲急曰教非吾事也其校官則虛無人焉主者曰養非吾能也天下詎比戶可封歟其責孰諉而孰唱歟爲儒官者年衰氣暮較錙銖纖毫

視旌表爲利孔多持富者金錢則人人共姜曾子貧弱之
戶乞其判移愿者聾啞驚者咄于辭矣若是乎殷節母之
倫宜皆無聞焉爾節母事實詳蒲教授傳余僅述此以告
凡守令之捨教化而治民者

清旌表金貞婦龍氏墓版

孺人以貞節苦行聞於鄉部達于 朝廷旣耀其門閭寵
其子孫者有素許處士復以狀來乞鐫石之辭辭不獲已
遂按狀而次之孺人龍氏肇自舜臣納言子孫以王父字
爲氏血脈隱顯代有聞人前明以功臣世家官於蘇州故
爲吳縣人幼許字長洲金維載長男士仁年十七有吉日

矣士仁以及赴孺人擔囊欲死家中嚴視之不獲請龍翁
曰兒非必死也卽歸金氏可無死案別字人決當死父計
之孰便父請諸金金翁鞅鞅未信也謝焉孺人聞不食者
五日裁一息復白於金金翁憐之馳至語曰吾哀賢女志
過高非忍其死而愁置也謝賢女毋自苦孺人歛然洮面
整衣出北面四頓首而入兩翁錯愕不得語旣而父咎之
曰會非金家婦何出爲孺人曰兒志決矣彼不許我謂我
非有素也今得拜尊章死固分耳金翁聞益憐之乃迎歸
乾隆五年冬也旣歸空房素幃心慘聲依金翁不忍聞語
之曰婦之志過高堅欲來來則日浸于淚亡兒不復生將

何以慰我耶孺人造然正容頓首曰婦誠過請從此不哭
於是終身不復哭獨處一樓非期望問安不下日危坐稍
爲婢媼補紉舉家並憐之問能識字以笑林鼓詞遣日乎
能手戲以葉子蹙戎自娛乎皆辭曰不能後九年穉婦有
娠舅姑約男也爲爾子於是日夜焚香籲必男雇乳母以
待及期果男孺人始一笑抱而子之寒暑與乳者腹護兒
兒三四歲爲書方名摘章句課之曰乃今日有以自遣也
或訝鄉不欲觀書者何曰恐邪說亂心術耳兒七歲延師
入塾孺人始下樓勤苦作活合家驚喜莫能測孺人從容
曰吾昔窮嫠爾然待死不祥人也何敢隨衆今幸有子爲

異時餽粥計何容不盡力長者更憐而加敬焉金翁有四子
是年遂析產俾掌之孺人敏于計家日裕又十一年娶婦
五年間得二孫乃謝老優游養堂二十餘年乾隆六十年
示微疾卒壽七十二歲嘉慶十三年合塋於吳縣光福里
虎山南麓先是得旌遂建坊焉子慰慈國學生孫大宗
耀宗曾孫二德培昭懋欽韓竊論之曰婦人有不二之義
然未成婦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逆女在途而夫死易服
往弔旣葬除之其故何歟禮爲中人而設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者企而及之聖人不以過高絕俗之事強人子貢卻府
金子路拜牛謝亦各行其志而已一言期於久要一

贊誓以死生此古忠臣烈士之風義也金母以婉婉弱質
十五年坐卧小樓竹帛所載凌雲貫日之節何以加焉究
之思慮定于監寐精誠格于幽明已枯之枿復榮微涓之
流益宏生食其報歿有餘聲宜哉

黃香涇孝廉哀辭

并序

嘉慶二十年正月某日黃君樹穀卒于京師其家聞訃乞
余文爲行狀先余與君少同里長而性行學業略相似尤
相愛重各以衣食東西走歲率一再合以不得遂其初心
爲憾今聞其客死視儕輩無一右余者而獨立爲益難微
其家之請猶欲操筆以誌痛益復中心惓結言不足志且

喪柩未返此亦非所急先是君遊粵東歸出詩二卷頗自
憲曰早年綴花草繡輦輓邱耗精神此真胸中所欲言耳
洎韓大司寇復請入都余往送笑揖曰計下第人且南首
矣乃北向乎蓋甲戌省試榜發時也君蹙額爲余憂日子
仰屋梁著書安所持久終能堅不出邪余恡固不欲其出
君顧以此動余相愛之意各有在也日向景風送暄夏
綠櫺森呼酒相勸談說經史衮衮不休迎者偵伺久余遂
遁辭去則捉臂日徐之何匆匆如是殊不意生死異路在
此時也嗚呼我友已矣其束脩砥礪行能足稱述者甚多
他日終當傳之姑作哀辭以抒哀以應其家之請云爾

行有底兮遇無常
屹屹畢生兮顛髮童
一簞一瓢兮願不
償
終客死兮舉歸鄉
筆舌敝兮塵垢囊
百不一用兮貯琳
琅
世斲于齋兮已克
其豐
心神辭苦兮將決
行不少節兮
猶自強死而有知
兮固佚于生水
瀾瀾兮山叢叢欲
撫棺
兮遲北望春滿林
兮汜光風魂魄戀
兮嗟其藏
論交道兮
氣不揚
魚逐隊兮蠅有營
惟其類兮好醜莫
詳怙悻直兮
夜獨行
嗟來桑戶兮我安
憑
鳳有毛兮桂有馨
子之壽兮
不促而長
書一寸兮緘巾箱
千秋萬歲兮道不窮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有章字子簡其先名履泰自崑山縣移居吳中

考曰明字自遠明崇禎末選拔貢生遊都下甲申之變道梗不得歸孝子生一年矣明之兄吳庠生日時者挈孝子隱居靈巖山之象形巷不復出順治初方需人材令勝國貢舉人並就吏部常調孝子父明爲人所持度不免就注廣東瓊州府某縣教諭寓書于兄以妻子爲託時聞其仕怒詢之曰生無相見音聞遂絕而廣東爲桂王據泊其滅尚可喜鎮之後連亂不定明之作止不可悉久乃審其弃官爲僧益激于兄之言云孝子稍長壻吳江金文通公邸第朝夕南向悲戀曰吾父何往乎遂裹糧若浙若閩而廣之瀕海若負山流土所治靡不至觸戈矛犯蛇虎三十餘

年無所聞自是終身慘切無伸眉日傳遞迹之士往往萃
滇蜀然二方尤荒憬孝子年六十矣益令家人縫毳製跣
踰爲萬里行計會婦家金氏授四川松茂道招孝子往則
喜曰吾自此穿褻斜入劍閣 由江油左擔窮黑水入番
境不得父將自越雋涉大渡至兩林盡滇界金沙之源雞
足之窟必有遇不則僵仆霧露不空歸矣呼畫師圖其貌
與家人訣而行至松潘未幾病卒于城西南之大悲寺其
二子 挾圖迎其喪臨發往辭金氏返見圖像有書數
行云形容憔悴獨坐何爲紙上相逢令人傷悲又系七言
詩四句不署姓名墨漬瑟縮未乾也驚問寺僧曰適某寺

老僧來書此自言亦姓徐吳人二子大駭挽僧往迹之曰
日暝且城下鑰矣比曉叩其廬應者曰乍出未歸歸無時
也二子欲止柩期必遇金氏再使人探之則已打包去因
止之日而祖已離世細度必不歸且知而父歿于此適來
卽逝豈而兄弟所冀遇乎二子不得已奉孝子之喪而歸
明竟不知所終

論曰昔晉陵華寶七歲其父義熙中戍長安撫其頂曰歸
爲汝上頭已其父竟不返寶終以童卯老徐孝子思其父
六十年不可見而孝子終以客死若此二人雖年歷華皓
其荼苦銜痛如一日哉若朱壽昌棄官尋母誓以必死及

幼學堂文稿卷五

遇母于同州

蘇文忠集云得之蜀中

綵衣迎養天下之樂無以加矣

同時吳中黃端木亦間關走姚安萬里迎其父歸一時學士大夫歌詠稱道比諸壽昌殆亦精感冥赴有默相之抑事之偶合而未可必者與然孝子之恨無窮矣是宜尤矜憫而亟表樹之也必倣其所終覬其偶合則忠臣孝子何賴焉嗚呼孝子遠矣迹二父之心亦猶逸民之志歟

潘節母李氏傳

節母李氏吳縣人潘儒楫之妻父孟吉本令族也故節母少嫻德象有婉婉之性笄年適於潘潘亦大姓儒楫祖汝鑑字允美采真葆素不求聞達工詩善楷法其遺稿爲人

所乾沒嘗手書四時田園雜興詩一冊時稱爲雙絕云父
敦澄早卒節母旣事寡姑張氏克孝常貯甘脆于皮怡顏
色以進朝夕事力適匱不敢使姑知之其相夫婉而正和
而別問遺姍戚篤而好禮內外無間言也節母年二十有
九儒揖病卒旣兩世孀嫗植門戶養生送死閭勤萬狀節
母泰然以爲固其分如此雖老未嘗以己所涉歷者自矜
教子孫謹嚴有法每日陶孟二母女中之聖人吾愧之卒
於乾隆五十九年壽七十四歲子富業現存與余相識
論曰自隋代廢鄉官庸守令之視其民也邈然如幽明之
隔教化不能施疾苦不相關而孝悌貞順之事無以淬厲

鼓舞非夙稟自然之性孰肯企及之而中人蠱沒之意衰矣有孝悌貞順之人而公家不能知里黨不能達亦吾人之恥也如節母者艱苦四十餘年豈可使之無聞哉余旣爲節母傳 允美處士之詩儼然於范陸間參一席矣良璞不剖惜哉

節婦沈孺人傳

孺人世居吳縣洞庭西山之滙里父 孺人其次女也年十七歸同里秦公錫自執筭鹽饋至歲時魚菽無不嚴恪集事于尊章則祇而逾親于夫則婉而有別里黨相慶以爲得賢婦然公錫先嬰沈痼孺人漚血籲天傾倉求藥

衣不解帶者彌年竟不起孺人于時年十九矣無子號諱
誓以身殉翁 〇哭而諭之曰新娘在則我無子而有子亡
則而夫死而又死盍忍死有待乎孺人灑泣從命于是翁
置妾連舉兩男約他日成室以首子爲嫂後久之翁與姑
繼卒門無丁推家漸落孺人上奉度祖姑江氏下撫兩小
叔手瘞心茶支壞補罅庭堂如故養生送死經經緯緯斬
然日新幾三十年叔金堂生子崑源奉于嫂如翁之志孺
人始一啟顏以爲吾事乃畢也又六年道光二年五月日
卒壽五十有三蓋守節三十五年于例當得 旌表

諭曰劉向貞順傳言宋女爲蔡妻旣嫁于蔡而夫有惡疾

幼學堂文稿卷五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作
采芣之詩嗟乎婉孌弱質無一日之歡而抱終身之戚何
嘗置幸不幸之境于中譬諸陰崖竹柏堅勁之姿與風霜
冰雪習爲固然豈顧桃李之敷榮哉孺人歷三世之勤以
幾去聲于藉手天畀節婦以相厥家韓文公服期喪以報嫂
鄭大賢之用心宜爲後人所法

族譜論

自春秋以迄元明三千年中氏族之興衰遷易其大故有
四及於今遂煩胸膈亂而不可別雖高門宦冑亦姑就見
繫之姓與其宗族支派之可考者而譜牒之學遂絕溯自

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及秦竊衛其民公族子姓悉爲黔首
故國世卿斬焉餒而久如阜隸之子蓋亦數典而忘祖此
氏族之變一也高祖起赤幘之吏屠狗販繒歟焉王侯將
相享祚四百餘年公卿士族亦復班班可考雖經喪亂而
九品中正大畧依倣于是貴族寒門榮悴殊觀其羗戎內
附雖從中原姓氏然氣類自分公私頗峻迄永嘉之亂衣
冠塗炭舉族煨塵戶口凋瘵十不存一而烏桓屠各休官
峭王赤亭白虜三十六族九十二姓無慮數十百萬向之
荒裔悉鱗塢中州此氏族之大變者二也元帝渡江王謝
僑姓顧賀土著參預清選而過江稍晚便以傖荒賜隔楊

幼學堂文稿卷五

一六

佺期因之切齒杜坦所以歎息少年白面動以門第自矜
袁鄧申好覘其異圖王滿聯嫺實駭物聽然其時提拔氏
嶠興代北都坐都統皆其種人七族八姓太和以後參準
官品盡是膏粱周隋相承入柱國之貴冠于崔盧甲族而
江陵之陷叔寶之亡清門士女駢爲賞口奔迸流離夷于
匪類此又氏族之變者也唐世士人多以科目進不專尙
門蔭然婚媾中表風族彌高朝廷不能抑其衰宗天子亦
自援爲士族羔鴈往來有妃主所不能望者販鬻松檟固
長凌競之風亦見太平之久士類得其所如此小屯于五
季大戾于靖康至蒙古七十二種橫騖中原色目猥多不

可究詰嗣是以後一姓也而南北之殊房望之異作碑誌
行狀者不復能措辭于譜系矣此其大變者四也嘗考隋
唐經籍百家譜系別爲一類通其學者爲之編纂掌于官
府注其甲乙爲婚宦之優劣猶有周官奠繫世辨昭穆之
義今則萬類摠摠不知而闕官旣不能籠而一之于方
內各爲家譜寡學之徒涉筆有甚可笑者孔氏世家也敘
官涉于漢世已自乖舛如以孔霸爲
太師之類沈氏一望也姬姓之
國沈尹之官並列而不知據宋書自敘則其他姓概可知
已然則今之修家譜者略其不可知以其耳知者詮次之
此事之無如何者也竊以爲不復鄉舉里選之法則譜牒

之掌不能立而不足重也何者既無世祿恒產以靡之向之高門陵遲奔迸妄一市井小人稍能弄筆墨走舉場歛砒鼎貴隱然一州之都何重乎奕世清德何論乎甲乙門閥哉古者四民有常比閭族黨之長相與聯互而挾持之士之賢者能者百工之執技商賈之懋遷者與夫義門高行若浮情不齒者視其善惡爲役之先後量其貧富爲賦之多少如是家不必自爲狀而什伍之等衰高下瞭然于官寺之版魏晉以下九品中正之格行以蔭第籠材仕途歎咤通人莫不譏議然其名數可考法制粗立者亦以不廢鄉官也三代之誓不可復矣稍循管子兩漢之規使廉

耻立于閭門清議執于少吏且知爲善子孫膺其餘慶一
不善子孫蒙其餘殃以家世爲功狀而譜系重矣以門戶
爲選簿而譜系彌立矣孝悌忠信發聞於上陰姦妖惡消
弭於下此維城于近世者也

保甲論

周官大司徒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司馬法六十四井
之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之所謂保甲者猶比閭族黨
伍兩卒旅之意也然而循古之道賦役正于司徒行列成
于司馬海內晏然無犬吠之警而致太平之治行今之法
得良牧長則僅紓目前之急而不得其人徒以擾民而姦

不止何以明之法令者上之所爲也出于口而無窮書于
牘而易滿其所以爲民者娓娓可聽也然貴者不能獨爲
必與賤者共之今之坊正地保能如齊之里尉游宗漢之
嗇夫亭長乎夫里尉游宗嗇夫亭長皆吏也上通于至尊
之庭陛下可督率于教化間閭故重其選而優假其所得
爲而制其命于守長功能則察舉罪賊則不赦賢者孰不
自奮而不肖者寧不畏法乎今之爲是者率罷武俄隸人
知其爲賤彼固自冒于無廉耻其可與言相糾相受孝悌
忠信之道哉自非通關奸宄且不能存活欲其舍衣食而
篤公廉此必不得之勢也曰今固知之是以有保甲之法

就民戶十家一牌卽什伍相保之法也曰管商皆行之矣
後魏之三長後周之一團宋元豐間之甲頭皆其法也此
未可概行亦未可概廢也施于村落務農者便施于都會
市井則不便今使十家五十家欲鱗次排比之則居其地
者未必盡安于家日生于肆者又不皆土著者也婦稚不
能司徼循客戶不能察奸僞且俗弊人媮十室之邑未必
有忠信然則家懸一牌亦奚益哉古之人君盡能知邑舍
僞材與夫孝弟長厚若游惰不肖之人于是懲之勸之而
民知向方矣今則令長尉司雖寺門外惜然若霄漢舍日
知之亦委曰此何益于私橐而何濟于官事邪由是觀之

非特今昔之勢殊賢不肖之情異耳莅官如此而何責于坊保白丁然貴者欲行其法非賤者莫共爲也自隋時從李德林議廢鄉官判事于是兩漢之遺風蕩然無存明太祖嘗力行之一再傳而終廢上之所重俗之所輕也故唐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卽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明初里老糧長府縣亦優假之帝或召見賜鈔其後人色益輕濫縣官箠撻如舊而良民莫之肯爲由此推之宜稍仿兩漢之法重亭長里魁之職得比吏員流外之選俾之禁

盜賊察奇衰不限四民並得糾舉夫有誦侃非常之士必
能敗壞風俗相率于姦情矣有誦侃非常之民必將招致
姦黨浸釀爲巨獄矣誠假鄉吏之權得摘發于縣縣以士
之劣申于學使而禽治其民罪若輕重無赦明設科條能
發大奸慝者一年卽與出身三年之內盜賊無赦者亦與
資敘而不實者比平人誣告律加一等如是亦不敢怙威
于鄉里矣要諸守令之選尤不可不重也夫小姦不禁漸
爲劇賊劇賊旣滋漸爲大盜大盜不已將爲巨寇然其媒
孽無非始于窮里墟落間也今之保甲古之比閭族黨也
可不思所以變通之哉

說劍

常賣擔上見銅劍一脫其首末稍折督隆倍兩從沂鄂缺如黍如米色黝綠間丹皴若松朴臘廣半扶莖長一扶莖圍如臘廣莖端有牝容小指其首牡也把篆帶二上下各容一指考工記所云設其後當日條繩所固聯具裝以緼之史記馮驩一劍蔽緼司馬貞云緼謂把劍之物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蔽繩纏之此得其解緼卽後矣撚莖與身得漢建初尺尺有九寸弱今權十九兩少半兩強陶隱居所謂今秤一斤四兩者也鄭君注桃氏之劍曰今之匕首春秋傳專設諸寘劍魚中以進登俎之魚能辟置劍正秦漢

之七首而戰國以來競作長劔以爲魁偉漢廣川王去見
殿門畫成慶短衣大袴長劔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劔長劔
之肇戰國此其徵也高祖常曰提三尺取天下崔豹古今
注因以爲斬白蛇者長三尺歷代傳寶者長七尺非高祖
微時劔是不然高祖杖劔送徒渠得如刺客懷袖中物自
非斬蛇所握後何爲寶古制有常口語已熟高祖故以汜
言劔耳鄭君注三禮爲學者釋滯大率取今證古故云七
首歛人程瑤田作劔考謂鄭君目未見古劔其言曰身與
莖相接爲臘臘之言臘也如髮獵獵然乃小兒語也許慎
云鐔劔鼻也劉熙云旁鼻曰鐔鐔等也帶所貫等也莊子

音義曰劒口劒環劒珥皆爲鐔名異義同曰口者齧齧兩合似之耳旁飾爲珥曰抱旁氣左右亦曰珥瓜之著花處曰鼻以其中間相係言之道家解劒之說並放周制刻字從刃背邊下就環則環爲鐔也陶隱居曰周禮制長三尺柄居五寸兩刃廣二寸半亦以臘爲刃考工記自臘而莖而首從末至本豈得眞劒不言先從小物數之乎古今通人從無以臘爲鐔者漢貴賤皆佩劒人能言其名數博洽如兩鄭君欲從後凡說奪之斯亦妄矣今世但夸櫛具犀具爲古物金錫之齊短度渾璞旣不經見齊永明初人得銅劒江淹序而贊之六朝時已爲罕見况更千三百年後

耶余所見者以程瑤田所圖六劔儀之形範悉合劉熙云
拱時歛在臂內正指古劔耳余旣重之平其價僅一千驟
爲富人子攫去恐異日常賣擔上之不適遭也聊記之

書陳祥道禮書後

記曰無輕議禮禮非聖人不能作非大賢不能述作之述
之非後世輕材所敢望也鄭君生平壞缺伯駁之世而錯
綜貫通經傳之旨發明賅備其亦幾于述之者與嗣後俊
髦鵲起莫不如其能欲奪其席卒諸精奧者不能出乎範
圍而紛然異論不能自立終至廢佚亦足以鑒之矣具誠
懇之性俯而就之往往專門名家爲世稱道若賀循之喪

服崔靈恩之義宗聶崇義之禮圖雖精粗不同要徒得其支節者也亦足以明之矣杜佑之序通典古今禮居全書之半然則文質該洽矣猶曰通典所纂集或泛在沿革或博採異同將以振端木備顧問者也烏禮意之能建乎彼誠不欺于中後人彌服其爲知言耳宋元祐間陳祥道進禮書一百五十卷其部分原本聶氏其意乃欲成一家言則曰形名度數必辨其制道德仁義必發其蘊迹其言殆于無豪易高者邪是豈易言哉究觀其書既不詳沿革之制異同之論于經傳大義已明不俟贅述者輒喋喋絮煩于傳注不審其本末橫加訾毀于義疏并沒其指歸但供

卷縫紙尾靡所不識然非宏辭所須者不取也故廣張條目不遺單詔褒召事類率非治要詳年月人名以夸記誦忌文敝政蠹以避嫌惡每條之下或摘注僻事每卷之中必綜括駢語複舉互證以備遺忘信乎其巧矣意百五十年中業此者人自有祕記宋亡而宏辭之業廢獨此書幸傳設使僞有司操是數以求夫賈誼司馬相如韓愈其人必不可得其能巧合不窮收科第如摘領髭者人材槩可知也若吳开秦檜湯思退于國家何利而王氏之殿是科特其矯矯者噫宏辭科誠不足重然王氏猶能著一書以爲筌蹄今之登瀛洲坐癡牀枵然如瓠臨事取急乃拾其

唾餘以爲珠玉然素不知書亦鮮能究其條貫謬舉蘭刺
拆移顛倒徒供嗤笑若此之徒又負販者所羞而宏辭諸
君之未及料也

書黃石齋爲周忠介公神道碑手稿後

知勇功名人所揚詡而欣羨也忠正死亡人所蹙額而撓
舌也浮慕乎知勇功名者鮮不以首時貴因爲玄妙而以
婞直輕發賈禍爲不知道嗚呼此真僞之所以相欺而敦
顏土色之愈以藏醜也知勇功名未必然之事也且沒世
而不可冀忍相安於收收墨墨以生爲死哉古之人雖死
而精誠不泯猶欲揚旌操筆以激發當世奈之何覩然人

也與菑木朽壤等吾知知勇功名之必不屬若人也國之
有巨奸元惡由後觀之以爲天不苟焉使夫至此極也爲
妖爲蠱爲虎傳翼不窮于麤爛則其勢不止身乎遇此安
能不弭之於未甚寧可不遏之於方張又何忍逆料其勢
之自止哉假有巨室燎焉其間黨操瓢而往矣或持秤而
投焉或偃然安臥若無聞焉事定論之必曰操瓢者人情
也偃臥者忍人也益火者凶人也事之毒痛什伯于此而
欲禁其家客之不焦頭爛額乎又庸知助虐之不止于投
秤則渠知吾力亦不僅于操瓢者乎凡夫仁人君子固千
世而一范者周忠介公當天啟中抑抑小官無所抒其忠

言至計不得意而歸苟然偃仰林壑口不設時事亦澒然無汙耳公則思之熟矣國賴以僅存者人材未盡亡也綱常未盡滅也公論未嘗失也當魏闖之得志有一者存焉否乎彼日以鼎鑊焦不可屈之人因脅其可屈者日以紕綽飾無不爲之人因誘其不爲者顧晚熹宗猶孤豚耳鉤黨旣起告密方張必使忠義之氣盡消廉恥之道盡喪而後肆其所欲爲士君子當此有必死之心則天下有復生之氣抽肝涉血公固決于義而爲之後世亦可以聞風而奮矣漳浦黃公與公一輩人也其論此理尤粲然明白嗚呼世之欲爲胡廣趙戒多矣固有未必盡全如張華王涯

其人也當熹宗中麻城梅之煥亦忤魏璫歸聞楊應山之
死慨然以爲登仙日望緹騎之至而不得彼誠可語于殺
身成仁者死亦豈人所自主哉吾嘗憾班固論王章何武
翟義等詞旨抑揚不一伸忠義之氣彼誠以天死爲非道
邪而固卒以非道死噫嘻得其死者天邪人邪

義塾附祀先儒議

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鄭君
注先聖周公若孔子也又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
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意可以爲之

也然則先聖者非周公孔子莫敢當然禮無並尊故記又云凡釋奠者有國故則不合鄭君注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唐書禮儀志高祖武德二年國子立周公孔子廟周孔並祀失禮之旨矣良以先聖不容兩尊而先師各以其師資可以附于先聖古今通義也續漢禮儀志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又晉書禮志皇太子釋奠進爵于先師中庶子進爵于顏回是又以孔子爲先師違經背禮不可典訓冊府元龜載唐永徽令文改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皆承前志之謬議者亦知其不通未久而改自顯慶後以周公配成王入帝王廟而學官專奉孔子

爲先聖當矣明嘉靖初張璁桂萼等改稱孔子爲王聖先
師不特歷代典故未考并禮記未能通曉其杜撰妄作無
足道者又考漢人自名其所受經爲先師故鄭志云我先
師棘下生又云仲梁子先師在毛公前又唐志房玄齡等
議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儒林傳太宗貞
觀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至范甯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
于國胄旣行其道理合褒崇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此
符于禮先師之義而先聖先師合奠之明證也漢世最重
師法故生則具束修于函丈歿則薦蘋藻于私學今世受
業師不足當瞽宗之祀則所奉先師莫如讀其書資其義

理漢儒著述之功無過于鄭公至韓文公以道自任卓然
豪傑之士且後生操觚爲文者孰不鑽仰泰山北斗之宗
由來久矣二公者吾黨所私淑比諸制氏伏生號爲先師
不尤偉歟加以令甲所頒追封五等崇祀學校又非私相
推崇也按之經義驗之史籍則昭灼如彼遵諸國制稽
諸祀典又著略如此則義塾附祀鄭韓二公本主豈有不
踴妄人目不識丁而造作訾謗此智者所笑而仁者所哀
也故立此議以曉之

馬氏祠伏波將軍議

聞新祠欲奉漢伏波將軍爲祖某竊議以爲思之未審也

考唐書宰相世系表馬氏有三望其北平王燧則出於伏波兄孫歆之後而扶風荏平兩望略其世次又考元和姓纂歆後有扶風臨安兩望南郡太守融後有京兆扶風兩望融亦伏波兄孫又有郾郡荏平西河廣陵諸郡馬氏皆出魏齊以後不著其先或賜族或更姓皆不可知而伏波之後無聞又見漢書馬宮傳云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廣韻載漢複姓五氏馬矢馬適乘馬巫馬白馬而王符志氏姓子姓有司馬氏姬姓有馬師氏後漢書有駿馬少伯國語有騶馬縑胡三省注通鑑引姓纂夫蒙氏或改馬姓今惟司馬一族僅存河內安知諸馬不厭複舉之煩而效

游卿之便邪伏波同朝又有馬武馬成並在漢京尙有強附綿歷千載何從究詰弘農之楊兼數安平汝南之袁滙合陳郡史傳之誤不可悉數若孟德詭族于平陽崇韜附宗于尙父或爲有識者所笑以馬之有後言之則姓纂所載伏波無一焉唐人尙不以爲祖以馬之得姓言之則後漢書稱其先馬服君趙奢子孫因爲氏亦不當以伏波爲祖譜牒之學南北朝最重唐代雖有升降而甄別尙澄官師掌之士大夫能言之固當取信久而陵遲海更兵革迄于金元而世系蕩廢能數其祖千百無一文人之諛墓免園之雜綴何足憑準海內舊姓惟孔氏一門耳與其遠仞

不可知之祖而犯不歆之嫌何如推灼然之血脈爲胙蠶
所憑者乎伏波將軍功著南方南海武陵咸禋廟食所謂
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也以爲可不煩私祭今祠專奉
始遷吳者合于古別子之義

寧國縣知縣宋贈直華文閣趙與糖暨縣吏贈武功

大夫楊義忠祠議

嘗歎南宋講明義理之學理宗表彰道學之勤其亡也守
土殉難之臣落落三數公外無多人而望風降遁者不啻
千百養士之報何其爽哉蘇文忠書云平居有忘軀犯顏
之士則臨難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臨難

何以責其死節偉哉是言也南宋之士氣一壞于韓侂胄再壞于史彌遠至賈似道一無賴小人悍然以周召自居十五六年宰執取其進止臺諫承其指揮苟發一言不竄卽斥達官顯宦皆選懷首鼠頑鈍無恥之徒氣節一跌不振而國因之亡當元憲宗崩于蜀世祖以太弟方攻江漢國有內難撤兵北歸賈似道尾殲其殿兵一百七十人詐言大捷令門客撰福華編稱頌功德毅然入相泉世祖卽位令郝經修好結盟此宋室存亡之幾也似道恐發其詐囚之真州十六年經屢上書皆遏而不得進內外無一言訟經元誓師所謂不得已而用兵者也始規取襄樊被圍

六年僅令夏貴范文虎等鼠偵麀顧沮縮敗衄莫能窺其藩籬而呂文煥以襄陽降矣試問廟堂之所爲搜括公田也嚴察科舉也士大夫萎腴咋舌頰首不言人主在醉夢之中入鬼蜮之窟而元乃審天道之向背人心之離合于是有大舉之詔矣新郢陽邏僅一再戰丁家洲焦山復兩敗自後不復接刃沿江二三千里清室除道玉帛牲醪犒迎恐後伯顏阿朮直犯臨安之計決矣安慶則范文虎太平則孟之縉建康則趙潛鎮江則洪起畏寧國則趙與可平江則潛說友或走或降謝太皇屢下勤王之詔旁郡卒無一人應者獨寧國縣知縣趙與糖地非衝要位非偏裨

涉血抽肝有死無退寧國縣吏楊義忠名不挂仕版秩不
次斗食撫其創殘抗守兩月慷慨死綏縣民感其義無一
人降者嗚呼宋待士大夫厚于前世何賣國邀榮之紛紛
而二三千里之中僅一令一吏感憤效死以償三百年養
士之報之寥寥也使上流諸郡有能如趙楊二人斲其前
而剗其後剡矛綴甲出死力以逆擊伯顏等決不敢鼓擢
東下已至江東安慶建康諸大郡能如趙楊二人聯絡氣
勢號召士民激忠義厲刑賞阻險固守勿與爭鋒彼糧餉
不繼暑疫方作則渙然冰解雖故地可復豈敢爲直犯臨
安之計哉彼伯顏者徒恃招呂文煥之得計破走賈似道

之庸物恫疑虛獨破除官爵以餌大彘所謂以蒿箭射蒿
柱耳何嘗見一不懼死之烈丈夫哉然則宋之亡亡于士
大夫士大夫之不走卽降則麋爛于賈似道之一人也嗟
乎開闢建節者率無行之人矣豈無小官下士沈淪草澤
天稟忠義者乎則趙楊二君其人也使平日居官不能撫
御吏民素無以服其心而厲其氣者大敵臨城非有名位
可以號令也非有爵賞可以誘率也鼎沸瓦解之際不劫
則殺以降耳非獨令君有才畧乃其吏亦偉人方面材也
彼以區區一吏乃能攝令權領令兵守死勿去奮力一戰
故觀令之能用其民平日之政績可知也觀吏之能服其

民則非常之幹用可知也疾風知勁草宋主何意得此二人哉嘗考元人宋本作湖南安撫李公芾祠堂記曰陽邏敗廬岸江郡邑太小文武將吏降走恐後降者皆自言未賞資子弟部曲未得官又言已之室屋資財在某郡某地行營向招諭俟得其地悉見還今已克之乞如約可蓋可惡之狀百出求如李公之死節者實鮮嗚呼天壤之大寥落相望僅此數人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欽韓司訓于此具悉二人死節之狀故臚列宋之所以亡忠義不振之故趙楊二人宜列祀典如李公祠以穆君侑沈忠侍之例趙宜專祠以楊吏配食謹議

書酒間錄事卷

余不耐爲蒲博戲敖之事圖書鍾鼎琴歌尉律皆六藝九流之緒知其可以娛精而力不能從亦自念袞袞四十年無少選之隙遂都無所解世之椎少文者莫余若也稍能飲酒漸長又患其亂志荒業且聞晏平仲之言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則恍然于其所戒居恒屏去杯鐺客至矣謀醉以貧不能設具客亦不敢至其得酒之趣亦無幾焉耳乙亥仲春許君要余看梅流連七日君知余之無他能也不斯須違於酒以娛余益招能飲者爲耦別去毛髮皆帶酒氣醒三日久之許君寄一小卷省之則第三日醉中

所書酒令滑稽不雅馴君乃粘連爲卷欲盡書七日之酒糾焉然不復省記因跋其後而歸之噫余自惟於酒也淺顧世或以余爲狂又以爲隘操狂藥而鏤刻之何其厄哉居恒悒悒不歡得酒宜發舒意氣語其高遠坐爲狂語其廉謹坐爲隘若是之動多咎也吾未見酒之果爲樂否也迴思七日之飲賓主欸洽語言無忤蓋不可得矣余愧乎百不爲益而一出其甚有所損又知無德以處此庸詎有一可者邪願許君之教之也

祛瘧文 并序

有鄰生常造余門竊余講說以嚇其儕稍厭苦之久如不

來則染瘧浸淫兩月百方攻說決去復還夫壯士不病瘧
瘧亦似知人者余方患貧鬼之難逐而生乃困于小物援
杜子美故事以請生之乞靈于余多矣不宜偏吝于此持
余言去復嚇鬼遂命筆云

嗟帝子兮德不滅與叨飭兮相頡頏屈武羅之聰聰兮恒
泰禴之神光秉五殘之餘孽兮參六沴而廸苛痒匪伊毒
兮若或使匪疇狎兮不緊防赫炎官兮爲先導清飈驅兮
凍雨將孰苞苴兮通謁何閃屍兮瞪瞽北墉兮洞房東榮
兮匡牀緊固眷焉莫逆兮慍不念主人之不陽案適來而
適去兮忍信宿其何傷曰懷私而安之兮往固怯于強梁

惟驚病之殢殢兮爲爾庸而不更洵弊鬼之嚙尿兮付神
巫之擊拌聳我教其便利兮亦不窮汝于行辭書帷之肅
肅兮逐稀膏之煌煌有肥腴而飽食兮日肆欲而萌殃試
痒癢其潛中兮幸不處于膏肓幾小懲而大戒兮孰以汝
爲不良有姿首之逞妍兮手不持乎鍼筐工顰顰以惑盪
兮家人以爲狐祥雖三年兮勿徙舍顏如荼兮易以倻此
溫柔兮不汝訾往勉旃兮誠可尙送汝兮柳車餞汝兮椒
漿猶偃蹇而不悟兮等科罪于游光縈葦菱兮三匝捩桃
父兮干創招荼壘兮界豺虎進甲作兮抽肺腸扇波叱兮
赫煙燼祝天蓬兮拉阿旁汝昆弟兮空搏頹汝朋黨兮遠

逃亡思焉擇兮無後悔有貧鬼兮爲汝俵任僮服兮負簞
矢澣罷買兮任翱翔嗚呼鑒余之苦口兮塞弊梗而贈冬
堂

屠孟昭哀詞

并序

孟昭名倬一號琴塢杭之錢塘人弱冠舉于鄉其父蘭渚
先生以織嗇起家分其產立祠堂散施親族義所當爲
者無不盡親孟昭才可大就戒不就會試勉尋師友之益
與海昌查揆同郡蔣炯胡杲等讀書清平山僧舍而師事
德清陳弼蘭渚主其餼歲時佳日餉酒肴脯果慰藉甚至
孟昭以是益勤于學作詩詞清拔絕倫同儕推爲祭酒一

時賢豪皆願交孟昭道出杭必造其山居座客常滿居五年學大成而家日落蘭渚怡然不屑戊辰會試至假貸以行奏名第七廷試二甲召入翰林爲庶吉士初入翰林類習兒婦人態煖煖姝姝孟昭性豪邁又不耐爲官樣詩賦頗厭苦之閏一年散館改知縣補儀徵人爲孟昭屈孟昭喜曰父令吾讀書不惜破家令仍居翰林必不能迎養今官儀徵故鄉至近親故時往來吾父母迎侍人生至樂折腰何傷乎益盡心政治揚以鹽筴爲利儀徵主捆鹽兌出俗故狙利器窳男女不事事遇捆鹽聚百千人持一繩僞作邪許聲曰得緡錢婦人亦執箕帚隨後俵錢訖日餽卽

不爲卒歲計風雪中烏衣襪縷無襦袴孟昭愍之自出貲募杭湖姘媼善紡織者至安插區落給糧薪令教邑婦習勤數月謾莫應期年俗革戶有機杼聲益課民種麻與棉縣幅員不及百里設抽分四處民鬻菜瓜魚蝦皆攔索民以爲病孟昭請于上悉裁去率民敦本業禁奇袤遊惰獲賭錢出玖者朱墨汙其面如古明刑徇于市人畏恥甚于杖黥居三年上官以爲材欲調任上元曰近我上元府庫赤立蘭渚君憂恐趣令辭歸卽日移病未幾仍還儀徵上官心嘆之願其治行實善不能中傷孟昭亦患上官喜怒難調聊思歸適其所善有力者爲孟昭捐知府上官益憾

檄令解木京師中道丁父憂事竣得歸 今皇帝道

元年詔求親民官實有治績不次擢用會以孟昭名上

詔擢袁州府知府未上移知九江府孟昭起居不謹瘡毒
發敗其面不能詣 闕遂休歸數年妻子頗頽家食佗僚

沒于揚州道光八年九月二日也年僅四十八孟昭頗通
悅蘭清之約束也嚴毋畜私名之有姿首者正室有子三
人禁不娶妾孟昭奉令惟謹歿後稍稍弛置改寒素之舊
孟昭嘗以書告余妻子不能安貧余復之言當徐徐減省
過分則不能安宜先自克未幾以書告余曰曩畜二妾遣
之去矣君少時席豐裕早得科第獲美仕未嘗遭挫折乃

鬱鬱無聊余固知其不能久也嗚呼孟昭其已矣道遠不能弔問姑作哀詞以紓哀曰

學成兮文優宦立兮名酬環親故兮來綢繆侍翁媼兮暇
優游聲名爲累兮實之讎返不材兮不自由遭贈蹬兮肉
生肌旋荼毒兮罹大憂書滿家兮人諷籀政播弦兮戶歌
謳年三十兮專城居纔四十兮統方州命通塞兮何可諏
中不慎兮疾不謀心結惛兮不自聊妻帑奉養兮若素侯
驟欲節量兮勃苦愁執凶問兮心若抽升年交兮膠漆投
書百函兮束筍伴中病廢兮絕書郵欲往哭兮身若囚涕
綆縻兮衷辟標負大恩兮棄先猷襲厚夜兮長悠悠雖中

壽兮寶在天涯後人兮勗媯修捧遺書兮紹弓裘鳳德弗衰兮龍轡攄

劉猛將考

俗傳劉猛將名錡宋中興四將之一郡志云錡從弟銳爲錡統制官退老平江旱蝗爲災禳除有效歿爲神一統志又云劉成忠元末指揮殉節授河民祀之本朝雍正二年敕建于順天府治州縣多有祠居易錄以爲劉宰其說紛紜統而論之劉宰宋史有傳稱其剛正恬退屢徵不起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致仕隱居三十年按宰賢者出身文資不應號爲莽將傳之者妄也明祀典已載劉猛將統

志謂雍正時始建祠恐劉成忠之名類于亡是公也統志
隋州名宦有劉銳知文州禦蒙古握節死在理宗嘉熙元
年如非同名不得爲錡從弟矣銳宋史忠義傳有其人今
靈巖山下豐盈莊有石刻宋景定四年封猛將神敕似可
據矣一寓目卽知其謬以宋史證之錡以紹興十年順昌
之捷授武泰軍節度使九域志黔州黔中郡武泰軍節度
輿地廣記蜀王氏升節度按唐書方鎮表大順元年賜號
武泰一統志南渡紹定元年升
爲紹興府今酉陽州彭水縣攷宋志武臣階官曰校尉曰郎曰
大夫由此升正任刺史始落階官自團練使防禦使觀察
使承宣使至節度使而止或加三少從宰臣例然建節之

號終其身自非勲高任重不輕授中興時如韓岳張俊劉

光世有寵兼兩鎮三鎮者如信叔則止一鎮矣

職官志誤以劉光世

爲劉

史稱十一年爲宣撫判官與上司張俊楊沂中不合

罷判官以武泰節度提舉江州太平觀真宗創奉祠寄祿

官以優士大夫曰監曰主管曰提點曰提舉最崇者曰某

宮觀使錡雖間退而節度使如故也其知潭州又加太尉

宋初爲正一品中興後爲正二品其殿前侍衛三帥亦稱太尉非真官也

石刻敕中無此官其

脫漏一也石刻云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定定字不可讀蓋

官字草書之誤職官志云江州有太平觀曲端傳正任榮

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亦再爲之張浚傳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檜傳檜致仕其孫
損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玉海江州廬山有太平興國宮建殿奉高皇本命

此兩祠祿並有與史小異可耳錡末年提舉萬壽觀卒離

江州久矣其舛謬者一也史稱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

侵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

玉海劉錡浙西淮南江東制置使石刻又誤浙西爲西浙

以病求解兵柄召詣闕提舉萬壽觀制置宣撫猶諸中書

樞密一時任使有除有罷非本身官品凡制誥碑狀非卒

于任者不繫銜而敕中舉其已罷之職其差誤三也錡卒

後贈開府儀同三司此一品散官飾終令典當時最重敕

中不敘其脫漏四也然則是敕乃元明間村學究取屏風

幼學堂文稿

卷五

兒點竄出之述劉錡畧不及生前勲績決非鳳閣舍人本色以理推之錡大帥位三公吳璘目之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歿而神靈如韓岳之祠可矣不當有天曹猛將之濁號也今之紫像狀如嬰兒與其卒年六十六謬古今祀典爲村巫所汨亂多矣不獨一字王之額豁口大王之像爲人嗤笑也郡志作劉銳應有所據插架無說部書可證姑舉是敕之妄而折之以示學者

陸女君淑哀辭

陸氏良勝字君淑余執友祁孫之長女母錢氏陸錢毘陵世族祁孫文學蔚然爲名孝廉錢夫人稱佳耦女承內外

言範姝姝矜矜德容如玉年十三課諸妹讀毛詩疑宋人
叶韻爲非從其父講求古韻諸妹誦詩遂具家法長適同
縣孝廉方正憚君秉怡之子縣學生彙昌佳士也女事尊
章加謹大家絕愛重之居有間祁孫之官合肥舅姑良賴
婦以祁孫及錢夫人多疾無長男事奉慨然命子若婦隨
行女在合肥六年所以慰悅二親者劬勞畢盡祁孫歡然
不知薄宦之貧且病也道光乙酉二月六日晨起告其母
曰女今日營魂搖搖殆將死母訝且慰之向暮無所苦奄
然化矣生子女五人年三十有四壻彙昌方省其姑完顏
夫人于潁州數日前夫人言夢女仙去未幾訃至女旣死

幼學堂文編

卷五

母哭之極哀父修通志于皖城灑淚告其友欽韓思所以
不朽于女者女生名門父母舅姑皆履吉無恙敦順婉嫕
其素行宜若無可書者然其父母痛之如此則女之賢孝
可知也以此事舅姑則舅姑之痛其死又可知而彙昌伉
儷之戚益不待言也如是烏得無一言以紓吾友之哀乎
遂系以辭曰

忠貞之見兮家國之變兮淑慎之勉兮家國之晏兮懿陸
氏之溫溫兮選高門之餘祿醴有源兮蘭有根得所怙兮
獲所歸修于幃闥兮如君子之恒操孝乎竭蹶兮博長者
之軫悼貽吾友兄兮不自慘家寶一失兮將誰尤委空房

兮挽方舟風發發兮旌飄飄魂其來兮江之皋骨歸黨兮
山之椒開鏡奩兮無留影瞻遺容兮聲不聲嗚呼鬼耶散
莫搏噫嘻仙耶歸無緣女其有知耶益悲父母之悲女其
無知耶哀固有時而衰慰吾友兮寫鬱陶摘質辭兮御芳
醪